

止 庵



神拳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神拳考

止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拳考/止庵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675 - 4195 - 5

I. ①神… II. ①止… III. ①义和团运动—研究
IV. ①K256. 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4637 号

神拳考

著 者 止 庵
项目编辑 许 静 储德天
特约审读 黄 山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大 32K
印 张 6.5
插 页 6
字 数 11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4195 - 5 / K · 457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新序

这本书有过不止一个名字，现在决定叫“神拳考”。这里“神拳”并不单指一八九〇年代末鲁西北那个以此为名、实为义和团前身的组织，而是贯穿义和团运动始终，如其揭帖所云的“神助拳”这回事儿；至于“考”，虽然也有“考证”的内容，更多的却侧重于“考察”。依我之见，“拳”为何“神”，又是否“神”，诚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

这个书名还有一层意思：我写的并非一本介绍事件本末，进而作出历史评价的书；而应该——容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归在“文化批评”项下。关于本书所涉及的一段历史，别人已经谈论很多，我没有兴趣重复，也不想做翻案文章，我希望根据现有的材料另外说点什么。文化批评并不取代历史评价，甚至不影响历史评价；但反过来

说,文化批评也不应为历史评价所左右。这里用得上的关联词也许是“尽管……然而……”,而不一定是“不但……而且……”。文化批评与历史评价的着眼点有所区别,也不具有同一目的,然而与其说它们是在不同方向,不如说是在不同层次——如果持此眼光,彼此就不会抵牾,抑或还能相互补充。

我写这本书所用的材料都是当年的上谕奏稿、函牍文告、笔记杂录之类,一总有七百多万字。翻看一遍,我发现其中不少内容为后来的史家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如荣孟源在《义和团史料》的序中说:“资料不是伪造的,但所记事迹未必完全真实。在义和团自己的文献中就有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却说明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的真情。”作为史家如此看法其实情有可原,因为在他们眼中,历史所呈现的应该是一系列针对我们的意义,决定是否值得记录的标准即系于此。然而除此之外,历史也许还呈现给我们一些别的东西。也就是说,真实未必只有一种;而且,不同种类的真实未必不能并行不悖。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部“人类愿望史”或“人类信念史”之类的书,这应该是与通常的历史并行的另一种历史,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后人赋予的意义,而是当事人的动机。我更感兴趣的是当年

人物想干什么，以及他们因此——而不是为了多年之后的我们——干了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神拳考》可以算作计划中的这部书的一个片断，至于我能否完成整部作品，或除此之外能否写出别的片断，尚在未定之天。回头想想荣氏的话，我觉得从一种角度看是当年人物的“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从另一种角度看也许并非如此，可能正是值得重视的原始材料。因为“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正体现了团民的某种愿望和信念，而这些愿望和信念在酿成这一事件，或者说造就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不可低估。这也就是我曾经说过的：如果没有“神助拳”，还有没有“义和团”。义和团要是事先知道自己法术不灵，他们是否还会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众要是事先知道义和团法术不灵，是否还会把希望——至少是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正是从这一想法出发，我写出了《神拳考》。

当初完成书稿之后我曾说：这几年逐渐形成一种与思想和文章有关的看法，即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轻易接受前提者，往往认为别人也该接受这一前提；轻易规定前提者，原本接受的就是别人的前提，所以两者是一码事。我希望自己能够避免这个毛病。我写这本书，受到不少曾经读过的作品的影响，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勒庞的《群众心理学》，等等。有关义和团的

作品我也读过一些,包括此书完成之后才读到的狄德满著《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佐藤公彦著《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和此前读的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等,都使我对那段“通常的历史”了解得更清楚,更详尽,但这与前面所说那种影响毕竟有些区别。相关著作中,令我深感共鸣的是柯文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虽然我读此书也是在完成《神拳考》之后。与其说《历史三调》是一本研究义和团的书,不如说是一本以义和团为例探讨研究历史的方法的书。我认为,我们可以参考别人的方法,却不能沿袭别人的结论,尤其不能把别人的结论当作自己研究的前提,——否则的话,研究也就不成其为研究了。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原序

从前写过一段话，可以代表这本小书的立场：我看历史，觉得史家述说起来总是放过虚妄的一面，把握实在的一面。这当然没错，但是现在看来是虚妄的，起初对当事人来说也许反倒是实在，而实在的则要很久以后才能为我们所知道。迄今为止，所有文本的历史其实都是意义的历史，然而意义的历史未必能够还原为事实的历史。因为意义多半是后人赋予的，当事人则别有动机，或者说别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他们并不曾按照后人赋予的那些意义行事。这样就有后人和当事人两个视点，从不同视点出发，可以写出不同的著作，其一涉及评价，其一关乎理解。我想干的是后面一件事情，因为对当时各类人的想法和心态更为关心。就所涉及的这段历史来说，这种差

别特别明显，甚至可以说神话就是史实，史实就是神话。流传下来的一首义和团乱语，上来就说：“神助拳，义和团……”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神助拳”，还有没有“义和团”。义和团要是事先知道自己法术不灵，他们是否还会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众要是事先知道义和团法术不灵，是否还会把希望——至少是一部分希望——放在他们身上。这都是我想弄明白的。——不过这番理解毕竟有限，它仍是置身事外的举止，与当事人自身的想法和心态难以契合。讲得冠冕堂皇一点，这还是一种历史的眼光，虽然与多数史家所见不尽相同。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就在于它已经不再是现实。回到一百多年前的现实中，切实体会人们当时所思所想，显然不可能真正做到。如果将历史与现实视为遥遥相对的两端，我写这本书，只是勉力稍微趋近后者而已。

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曾有“神奇的现实”一说——我在书里已经多次提到——似乎另外提供了一种思路。他在《〈这个世界的王国〉序》中说：“……神奇是现实突变的产物（即奇迹），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现实的丰富性进行非凡的和别具匠心的揭示，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这种神奇的现实的发现给人一种达到极点的强烈精神兴奋。然而，这种现实的产生首先需要一种信仰。无神论者不可能用神创造的奇迹来治病，不是堂吉诃德，就不会全心全意、

不顾一切地扎进阿马迪斯·德·高拉或白骑士蒂兰特的世界。《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的人物鲁蒂略关于人变成狼的那番话之所以令人置信,是因为塞万提斯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的确相信有所谓的变狼狂,就像相信人物乘坐女巫的披巾从托斯卡纳飞到挪威那样。马可·波罗说有些大鸟能拽着大象在空中飞翔;马丁·路德说自己曾经与魔鬼邂逅并朝他的脑袋扔了一个墨水瓶。热衷于志怪文学的人则一再援引维克多·雨果,因为后者也曾笃信鬼魂,并且断定自己在盖纳西岛生活时和莱奥波迪娜的鬼魂说过话。凡·高对向日葵的虔诚,使他得以在画布上充分展示它的印象。”这未尝不可以用来说明构成本书主体的那些人物,——姑且勿论彼辈出没其间的“神奇的现实”,与卡彭铁尔所描述者相比,有无深刻浅薄、复杂简单的区别;更勿论这一“神奇的现实”在现实或历史的意义上是对是错,以及对于现实和历史到底造成何等后果。“这种现实的产生首先需要一种信仰”,乃非后世史家以及我所能领略;所以卡彭铁尔针对其所鄙夷的超现实主义者所说的话,可以针对我们重说一遍:“你们看不见,须知有人看得见。”旁人视为“执迷不悟”者,在其自己或许正是“义无反顾”。

现在提起这个话头儿,正是为了提醒自己这一差距的存在,虽然并不意味着我的立场有所改变。此外须得说明一句,书里讲到义和

团之为“神奇的现实”，很大程度上是在想象层面展开，其实还是隔教之言。因为按照卡彭铁尔的本意，“神奇的现实”并非想象的产物，在某些人眼里它就是现实本身。亚历克西斯·马尔克斯·罗德里格斯在《澄清有关阿莱霍·卡彭铁尔的两个问题》一文中谈及“神奇的现实”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区别，也曾指出：“在魔幻现实主义中，魔幻在于艺术家；而在‘神奇的现实’中，神奇却在于现实。……前者倾向于想象，而后者却维持在现实的范围之内。”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目 录

新序 / 1

原序 / 1

神拳考 / 1

引用书目 / 197

神拳考

这年五月，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致函外交大臣报告来自义和团越来越大的威胁。函件的末尾忽然谈到天气问题：“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靖。”^①

直隶等省的严重旱灾持续已久，农民生计因此异常艰难，他们脱离土地而投身义和团之类流民运动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如果此类外在诱因被消除，情况自然会有所转变。确有这种事例：“时雨又下，文

^① 《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载《义和团史料》。在窦纳乐信的后面，附有四月二十九日北京西城张贴的义和团揭帖，其中写道：“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安霸州拳匪，相率回籍。”^①“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②但是从全局看，则仅仅是种企望罢了，正如窦纳乐的函件中所说：“然而天降甘霖是如此的不可期，……”久旱不雨，对义和团来说不啻天赐良机。顺便说一句，当后来朝廷屡屡向他们颁发赏赐，以致当个团民比留在仍苦于干旱的乡间更加便于生存时，贫窶的北方农民做出如此抉择就更不足为奇了。

窦纳乐的话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他可能是在对当时已经为相当多的人所接受的一种新的逻辑关系作出反应。一首出名的义和团乱语对此有非常明晰的概括：“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③

①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

②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

③ 《义和团乱语·其一》，载《义和团史料》。

教堂,旱灾,以及愈来愈多的义和团焚毁教堂的行动,都因此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彼此之间的关联也变得密不可分:既然教堂(这是一个象征,它涵盖着天主教堂及耶稣教堂中进行的各种宗教活动,即如另一份义和团告白所指出的那样:“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蔑圣,不遵佛法,怒恼天地,收起雨泽,……”^①)是旱灾久久不能消除的原因,那么焚毁教堂就成了当下一件要事。持久的旱灾又引发其他灾害,甚至有瘟疫流行。按照前述逻辑,则无不与教堂等有关:“窃有天主教,由咸丰年间,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帑,拆庙宇,毁佛像,占民坟,万恶痛恨,以及民之树木禾苗,无一岁不遭虫旱之灾。国不太而民不安,怒恼天庭。”^②农民由此激发的对教堂及有关的宗教活动和从教人员的仇恨,是切肤的、极端的,因为旱灾给他们带来的苦难正是切肤和极端的。教堂和教民成为他们发泄仇恨的对象。而只有参加义和团,他们才得以发泄这种仇恨。

焚毁教堂(以及杀死教民)并不排除是出于消除旱灾的功利性目的,这也见载于义和团的有关文献:“灭洋人,甘雨速降。”^③“不平不

① 包士杰辑《拳时上谕》附《增福财神李告白》,载《义和团》。

② 包士杰辑《拳时上谕》附《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义和团晓谕》,载《义和团》。

③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载《义和团》。